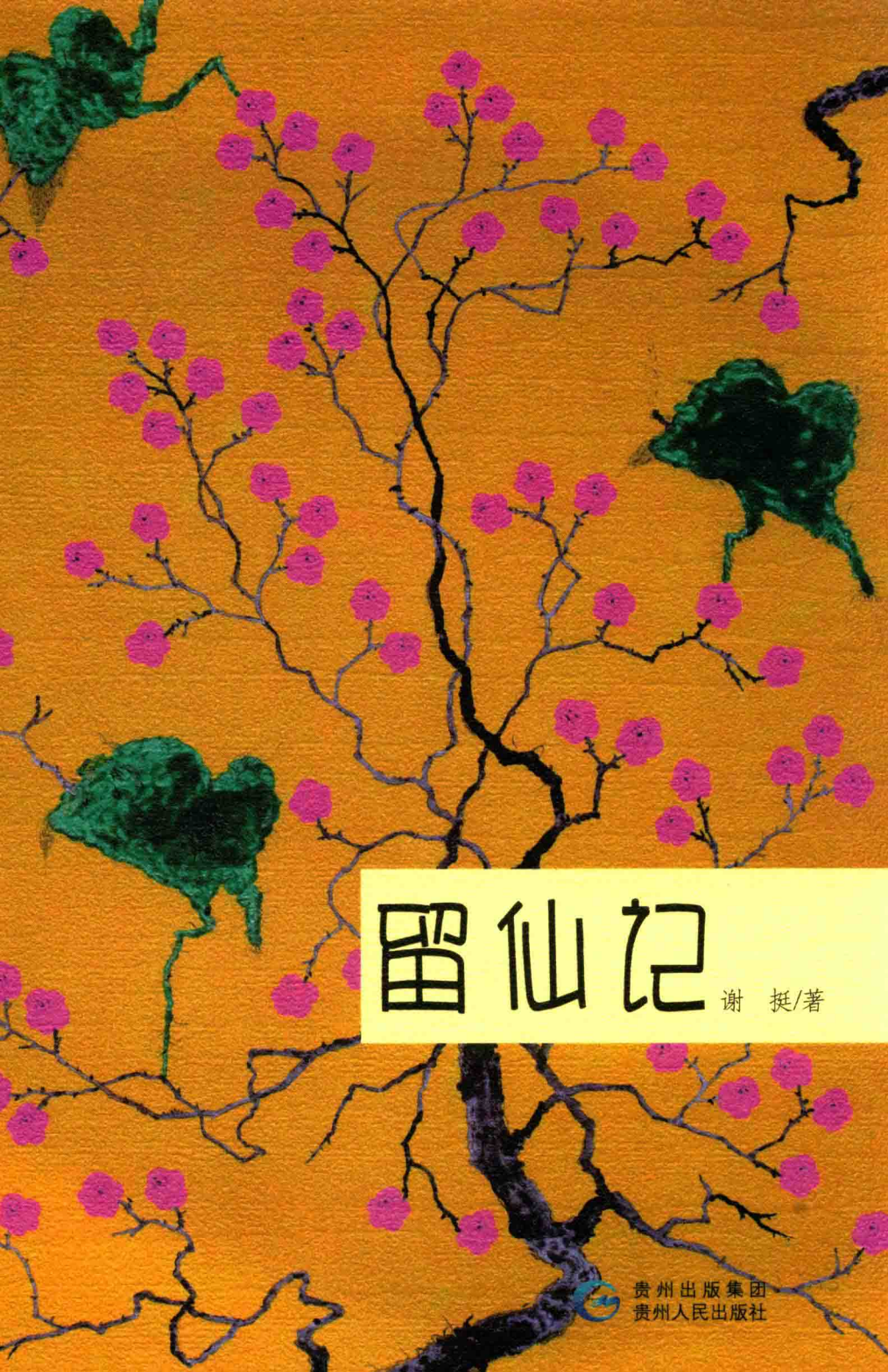




留仙记

谢挺/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留仙记

谢挺/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留仙记 / 谢挺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21-11880-6

I. ①留… II. ①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9189号

留仙记

著 者 谢 挺

责任编辑 黄 冰

装帧设计 丹 丽

封面作品 董 重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邮编: 550001)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32开

印 张 8.62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4年0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0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1880-6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第一部 / 001

第二部 / 043

第三部 / 083

第四部 / 123

第五部 / 163

第六部 / 201

附录：

有青草环抱的房间（短篇） / 228

华山论剑记（短篇） / 246

后记（几句闲话） / 268

一

早晨，燕赤霞道长从他喝的那碗豆浆中看出这一天不是个好日子。

燕赤霞道长是有道的高人，看凶吉向来不像寻常百姓那样查看挂历，那上面批注的“忌出行”或者“宜会亲友”也像流行趋势中的主色调，是对天下人而言的。当然，燕道长也非豆浆不可，高人之所以高明就在于随心所欲，信手拈来，一叶可以知秋，一滴水可以阅尽沧海，信息并非罗盘、蓍草才能获得。

当年燕道长在终南山隐居，抬头望见天上正有一行大雁南飞，细细一数这个“人”字形排列，一边为六，一边为七，燕道长当即对弟子们说，准备接客吧，免得这些贵人又抱怨我们的接待能力。事实证明燕道长后来之所以大红大紫，名动京华，都与这个雁南飞的阵形有关。当然，这个图景中也暗含着燕道长的今生来世，甚至他曾经住锡过的清台观的气运，只是这其中的缘由不可说不可说罢了，按高人的理解，这个世界与他手里那碗豆浆其实没有区别。

燕道长每天都是寅时三刻起床，上殿诵经，焚香，是名早课，早课完才去洗脸食堂过早，包括上茅房也必须忍到这个时候。道长对弟子这么要求，对自己也是如此。本来，一顿早餐也稀松平常，但自从宫里的皇太后要求自己的膳食与清台观保持一致，整个京城有心仿效的人家就呈级数增加，所以燕道长

的早点早就不再是他个人的事，而转成人人瞩目的大事。那些大户人家每日都有负责传信的仆人，都是天不亮就跑到清台观外等候，除此之外，那些小商小贩的队伍也颇为壮观，因为他们也要根据接下来的提示准备卖包子还是油条——卯时刚到，一个打着呵欠的道童就从门里闪出，先敲一阵云板，然后报：清台观今日早餐，豆浆油条！那声脆甜的童声就像一滴水落进油锅，门前那堆暗影立即炸开，人们撞在一起，搅在一起，绊了对方的腿，挡了别人的路，但很快这种突然而起的热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清台观门前就只剩下几个被踩丢鞋子的还在那儿趴着。后来有一阵，小道童喉咙里长了枚疔疮，于是干脆弄了块牌子挂上，牌子的好处是持久，就是来晚了，没听到那阵云板也不误事，但却苦了几个不识字的，“上面写的什么，劳驾您啦——”大家都忙着回家报信，一哄而散，哪还顾得上他识不识字。等那几个好容易弄懂了，毗着鼻子发出怪声，“我当什么了不得的，素什锦包子——素什锦包子有没有啊，给我来十笼，这可是我们家老太太要的！”

这一天的牌子写的早餐内容就是芝麻烧饼加豆浆。

燕道长上完早课，又去茅厕净了手，才到位于后院的食堂。食堂里围着锅台已经坐一帮弟子，每人手里端着一碗炸酱面呼啦呼啦往嘴里扒拉，燕道长进来，弟子们必须起立，有几个嘴里塞得正满，还不及下咽，带着几根面，晃晃悠悠就站起来。燕道长这种时候一向随意，忙摆手，坐坐。等他转到里面雅间，一屋子人才又哗地坐下。

其实燕道长也是这时候才知道早餐内容：一张红木方桌上，正中是一海碗热气腾腾的豆浆，左手放着一只青瓷花盘，上面有三只千层酥的芝麻饼，右手则是七八只小碟，盛着六必居臭豆腐、酱黄瓜之类的小菜。

燕道长平时不怎么挑食，但这几天吃了好几顿的豆面窝头就绿豆稀饭，能换个口味，老人家脸上也不禁喜出望外。负责采购的道童看出师父高兴，忙过来服侍，先在道长两耳上各挂只银钩，将他及胸的胡须朝两边分开，这样既可以保证不弄脏胡子，又能保证道长吃到酣畅时不会因为胡子而影响胃口。

这把胡须或许要多说几句，因为燕赤霞道长的相貌奇特，有一半还是体现在胡子上，柔软飘逸，黑漆照人，像一块迎风招摇的黑缎，在京城认第二，大概没人敢认第一。不少向善的财主人家当年都是拜倒在这把胡子下面的，“神仙啊——”，见过燕道长后，许多人都忍不住这么赞叹，只是一开始他们未必清楚这都是这把胡子的作用，可能也没人想过，风光的燕赤霞少了这把胡子会变成什么样？的确，事情都存在盲点，而一般人也无力企及。

燕道长开始吃早餐，先咬一口芝麻饼，嚼了嚼就忍不住点头，“一定是邢八娘家的，只有她家的芝麻烧饼才能这么酥脆——她不是回老家了吗？”

“师父说的是，邢八娘昨天就回来了。”后勤部的小道童清风垂手立在后面。

“那她家的店铺前排了很长的队吧？”

“是啊，师父，弟子一早就跑去了，才排到了个第一，一共买了十只回来，您喜欢就多吃点——”

燕道长摆摆手，不过，还是把盘子里那三只饼全吃完了，然后是喝豆浆，用豆浆漱口，漱得正高兴，燕道长却忽然间停了下来，因为这时候他发现面前那碗豆浆的表面漂着几颗黑芝麻，黑芝麻也算了，它们在豆浆里晃晃荡荡，却偏偏挑他注意的时候排成个北斗阵。燕道长一怔，再一定睛，随即就明白了。那天果然不是个好日子，如果换到平时，燕道长会立即回房里闭关，闭他个七天七夜，大人小人外人所有的闲杂人等一概不见。不过，这一天燕道长是要去见皇上的，见皇上可不容易，日程也是好几周前就定下来的，燕赤霞想，这时候就是天上下刀子也得去啊。

二

京城的百姓管燕赤霞道长叫“老神仙”，第一个这么称呼他的当然是皇太后。

皇太后自从死了男人，心事也渐枯槁（当然也没法不枯槁，太后毕竟不是街上的豆腐娘子可以随意想男人的），于是皇太后由外而内，兴趣也慢慢转移到如何保健，如何养生，最后如何再获得长生这种事情上。

在那个年代，普遍的观点都认为能够长生首先是要有道，其次是德，益寿延年基本上要靠这两样东西，离开它们老天爷

根本不予理睬。于是寻访有道又有德的异士就成了当时，也可以说太后长生工程的第一步。鉴于前朝的经验，为了避免被这些投机取巧的人钻了空子，皇太后也把长生不老降格到——看上去不老，这种比较现实的要求上来。对皇太后来说，这已经是了不起的退让，但对那些替皇宫办差事的人来说，这还是不太容易达到的目标。

比如什么叫有道，有德？什么叫看上去不老？办皇差的人虽然一头雾水，也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不过，京城方面既然有这样的市场需要，全国各地都会积极响应的，有段时间各地的能人异士就这么源源不断地被发掘出来，再源源不断地送到京城，经过国子监的翰林们、白云观的真人们的甄别鉴定，再由内务府送到皇宫。燕赤霞出山前，有多少这样的能人异士能够入宫，不得而知，不过他们虽然源源不断地涌来，有的也算风光，但结果无一不是销声匿迹。内务府处理此事已十分拿手，不是拉到门口乱棍打走，就是送几两银子打发还乡。之所以区别也是考核下来，有的虽有真才实学，却江湖习气太重，有的则过于学究气，迂腐难忍。江湖风格纯粹是野路子，搞偏方，服食来历不明的仙丹；而学院派又过于强调精神力量，而容易堕入唯心主义误区，另外的则是两样都不具备，纯属混饭的骗子，对这种人自然不能手下留情。

对难办却最后办成的事，文章里爱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到了皇太后一心向道的第三年，一位进京赶考的南方举人才向朝廷推荐了正在终南山清修的燕赤霞道长。他在推荐书

中说燕赤霞道长道、德俱佳，功力已臻化境，非当年彭祖、葛洪不能比，年龄没有三百岁，也有二百五十岁……太后阅后大喜，忙命人迎请不世出的老神仙燕赤霞。

负责外调的人是这么描述这位燕道长的：

他看上去也没什么异常，但请不要被这些表象迷惑住，老头子的历史感觉很复杂，知道底细的人差不多都已经死光，这一点就增加了不少调查的难度，但我们还是从他的一位已经九十一岁的侄子那儿得知了燕的一些真相，他领我们去看一块立于观前的功德碑，我们吃惊的是它竟然是前朝的，上面有燕的名号，所以换算一下，老头不是一百二十一，就是一百一十七，不过每次提到这个问题时，燕总是笑而不答，这种故作神秘的态度当然也难不倒我们，经过认真的考虑和换算，我们一致认为，关于燕的年龄一个最准确的表述是，一百一十到一百三十岁之间。

负责这次外调的人员都是在一种极秘密的状态中选拔出来的，不仅根正苗红，且三代以上都是太后家的奴才，都经过高强度的心理和耐力测试，最后人员的组成也是皇太后亲自决定，因此这些人可以说最有觉悟，最忠心不二，最具抵抗力，自然可以排除被他人收买的可能性，调查结果也称得上真实有效。

因此，可以说燕赤霞道长是在一个精妙的时间段中出现的，他想不大红大紫都不容易，一方面，一个又一个同行倒下去为他腾出巨大的空间，同时这个空间也让皇太后对道德的渴

望，变得像饥渴一样难耐，另一方面，那些疲于奔命的外调人员也在把他变成一个神话——既然是神话，主人公再多一些神奇也是无所谓的，结果人同此心，等燕道长进京时，他已经变成一个三百八十岁的老人——这是诸方面配合的结果，尤其他们头一回见面，皇太后背里竟不能自抑地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亲近与敬仰，当时她嘴里还含着口茶，一句“老神仙”连话带茶一起喷出，淋在了燕道长的鞋面上。

皇太后这几年见到的异人不计其数，也可以说阅人无数，但一见燕赤霞却方寸大乱，完全失掉了皇家的威仪，为燕道长的道德面貌所倾倒，不能不说有些怪异，我们姑且将此解释成一种缘分，因为将这种异常划入缘分，大家都会变得轻松，反正这时候需要这么个人，本来以为不存在，偏偏又找着了，结局自然算得上皆大欢喜。

不过，燕道长与皇太后的第一次见面还是有些让人难受的地方，比如皇太后不顾母仪天下，向来人行屈膝礼，这在当时让人难以理解，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尤其那些深谙宫廷礼节的太监宫女们几乎都失声惊叫。当然，太后对道德的渴望与诚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那个来自山野的草莽村夫，竟然也微微颌首，坦然承受，这就让在场陪同观礼的官员有些不知所措了。当然，这些人如果得知了燕道长出山前与朝廷签署的一份《关于道家天门派第十七代传人赴京协议》，就能明白上述的情况不仅如理如法，也是事出有因的，只是这份协议，因为涉及的是皇宫内院，说白了也就是皇上的家事，所以只有二品以

上的官员才能见到，那些见不到的自然要痛心疾首以示忠心，结果反倒招来了白眼。

这份协议最主要由三个协定组成，也被称作“三不”，也即朝廷答应了燕道长这三个条件，他才北上传法：

第一，不下跪；第二，不收弟子；第三，不接受除国师外的任何封号。

表面上，不下跪很好理解，但方外之人在皇上及太后面前不曲膝者绝无仅有，至少动作上，甚至意识上总要有个行礼的姿势（或意识），皇上或者太后不管出于客套还是情面上的考虑，会抢在对方完成动作前，摆手免除，这时行礼者才可不必要继续，否则就是欺君，就是忤逆，送刑部追查动机并予以治罪——事实上，除了那几个膝盖生锈的外国使臣，在皇上太后面前不行跪拜礼的，就只有这个横空出世的燕赤霞。

三

燕道长是在午时进入午门的，然后在南书房外等了半个时辰，皇上依然没有接见的意愿，这在燕道长的记忆中绝无仅有，大概从此他也能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进入皇宫与见到皇上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通常来人，无论亲王还是官员，在皇上传唤前都要在门口的庭院中跪等，哪怕双腿疼胀发木，两个膝盖肿得像水蜜桃也不能偷奸耍滑，将两瓣屁股扭得像节麻花。但燕道长有皇上明

文告示的免跪令，可以不跪，自然也就免除了屁股变麻花的辛苦。不过告示中只说免跪而没说赐坐，所以南书房的太监也不敢贸然地让他坐下，燕道长于是每次来都只好围着一座假山散步。这一次燕道长先是绕着那几棵廊柱转悠，时间一长，转得兴起，就在院子里打起了太极拳，两趟太极拳下来，还没听到皇上召唤，燕道长也难免心急，便过去问李全德公公，皇上现在还没有谈完话吗？我那儿可还有场祭天的法会要办呢。燕道长仰头看了眼天色，那时候没有手表、怀表，否则他肯定会掏出来配合自己的焦急。

这位李全德公公不是别人，他抱养的一个干儿，原姓邓后改成李姓，再后来不知过去了几代，李家又出了一位有志于宫廷服务的好男儿，立志要继承先祖的事业，并且发扬光大，于是进宫做了太监，这便是闻名后世的大太监李莲英。李全德虽然没有他的后代那么风光，但在皇上面前也是不可或缺的红人。什么行业能做到第一其实都不容易，李公公总结，当太监头一条的就是头脑要清醒，所谓的要学会“眼睛眉毛动”，说白了就是眼睛里要有活儿，这和开馆子一个理，于是眼睛眉毛动也就成了一条理论出现在李公公的传世绝作《如何获得主子的欢心》一书中。

这本书汇集了小人物起起落落才得到的智慧，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真实，且来之不易，但也因为出自小人物之手，而失之琐碎，婆婆妈妈——当然它最终没能流行，也是因为帝国灭亡后，与帝国配套的皇上，皇后，嫔妃也全部取缔，当太监没了

割屖的必要，而不割屖自然不能成为真正的太监。不过李全德这本书还是引起史学家包括性学家的争议，因为书名某种程度上更像出自某位嫔妃之手，而不是失掉性别的太监。但之后，史学家的研讨中心转移到这本书的真实用意上，李全德是想把这本书当成传家宝，还是想用它为自己树碑立传？性学家则没有表态，因为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兴趣范围。

除了眼睛眉毛动，李公公给自己定的另一条保全之策就是热情似火，无论高贵低贱，王公贵胄一律笑脸相迎，试想能见皇上的哪个不是本领通天，尤其对那些没职没位，和皇上说不上是亲是友，李公公的服务反而更加周到，比如眼前这位燕道长，举止粗俗，言语疯癫近似村俚，如果换成别人就是九条命也早已死翘翘，但就是这么个人，高兴了可以拍着皇上的肩膀说话。所以对付燕道长，李公公一直都陪着小心。

“哟，道长，您老人家也稍安毋躁，皇上现在见的是法兰西国人，叫什么孔孟德的，这孔孟德虽然也会一些汉话，不过，不是去的地方多嘛，说话也是夹七夹八，一会儿冒句湖南话，一会儿又说句苏州腔，南腔北调的，皇上要听明白至少也比平常要多两三个钟点，您老再遛会儿弯，没准这法兰西人也该出来啦。”

燕赤霞原本浑不在意，他大大咧咧惯了，况且在皇城里出入，多少宠出些脾气，公公说的这个孔孟德，他是知道的，不仅知道，还相当熟悉，于是问：“皇上现在见的是这个黄毛‘拿抓’？”

“不是他，还能是谁？”李公公就是要引起燕道长的注意，用心一会儿就能看到。

燕道长的表情明显有些受辱，排在一个“拿抓”的后面，换个地方他肯定转身，并且永世不再踏进二步，但这里是皇宫，自然不好乱发脾气，但即使这样，在距皇上不到十米的范围内吹胡子瞪眼已经是例外了，燕道长整个眼仁都几乎翻成白色，呱呱一声就朝远处的美人蕉喷了口痰。

李公公也是不久前才知道，这燕道长原本是西南人氏，敢情那里的人管要饭的不叫要饭的，而叫“拿抓”——又拿又抓，倒也形象生动，不过毕竟是蛮夷之地，打个比方也毫无文采。燕道长自己浑然不觉，骂人“拿抓”听起来不太像粗口，但效果却和操你妈×一样痛快，所以一开头就很少停住。

李公公告诉道长，这位法兰西国人准备替皇上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比波斯人那种唬小孩的玩意儿可强得多了，到时皇上就是不出宫，外面的事情一样都瞒不过，而且有了这只望远镜，就是月亮上的事也能像皇上眼皮下发生的。

燕赤霞皱了皱眉，颇不相信，“他？别人我还信，这个黄毛——他的底内务府就不彻查一下？别到时候——可要打水漂了。”

李公公听到这儿笑了一下，这个笑其实很坏，表示对方的心思已经被全部识破：

“谁说不是，当年不是道长推荐，这位洋大人又如何进得了宫，见得了皇上，充其量也就是在天桥摆摆地摊的货。”

燕道长虽不通世故，却也知道李公公的话里藏着机锋。他虽然不喜欢洋人，但太监有时候好像还更为讨厌，因为平常人最主要的兴趣无非两样，男女问题，他人隐私，但太监没有男女问题，所以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到了后者，这样一来，他们对别人心理活动的钻研也就更加深入。燕赤霞当然烦这种关注，他像赶苍蝇一样，把手里的抚尘一挥，然后冲着天花板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朝廷好。就好像朝廷就在天花板上一样。

李公公又干干地笑了一声，不置可否，他明白只要把眼前这位皇家红人，未来国师有力人选激怒，他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果然，又等了会儿，燕道长就有些沉不住气，先前他还能打打太极拳，或者转转走廊来消磨时光，现在重新打太极拳比猴拳还快，转廊柱更像一路小跑，这不是有失大师风范？说不定自己失态的地方，一丝不拉全落入李公公这种不男不女的人眼睛里，被他加工后再出去传播，也是得不偿失。所以，燕道长心一横，决定干脆先去见皇太后，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燕赤霞冲着南书房的大门翻了记白眼。

燕道长这么一负气，当然把李全德吓了一跳，这可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例子，皇上要见的人，不等召见竟然先走掉，说不通啊，问起罪来，一旁服侍的公公是少不了责任，李公公怕挨板子——急急忙忙地一溜小碎步追着问道，“道长，你再等等吧，皇上一会儿就会见你！”

“不等啦！”